

前些时网上热议安徽“六安”的读音，或曰应以字典读音为准，或曰当尊重本地读音，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其实“名从主人”，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如果六安之“六”读为数字之“六”，那么北京前门大栅栏之“栅”也当读为“栅栏”之“栅”、上海莘庄之“莘”也当读为“莘莘学子”之“莘”、福建厦门之“厦”也当读为“大厦”之“厦”了。国外也有类似的言文不一现象，如英国地名 Derby 读作 [ˈdɑːbi]、Worcester 读作 [ˈwʊstə]、Salisbury 读作 [ˈsɔːlzbəri]、Edinburgh 读作 [ˈedinbərə]，这给外人带来不少困惑，但是英国人并无正音改名之想，倒是保持了“约翰牛”（John Bull）的一贯作风。

由是想到中国古典诗词的读音问题。中国向来有吟诵诗文的传统，所谓“余亦能高咏”（李白）、“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但是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私塾教育的没落和国语运动、普通话的推广，这一传统渐成明日黄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提倡传统国学，普通公立学校之外，别有新式传统私塾学堂传授古典教育，特别是鼓励诵诗读经，一时上行下效而蔚然成风。诗教“温柔敦厚”，而且“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正是最好的国学入门。

不过正因如此，我们更需注意古诗（包括词曲）的读音问题。《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标准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普通话”。今天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与前代的“雅言”（最近者为明清“官话”和民国时期的“国语”）一脉相承，但是具体发音（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有很大差别，为今人理解和欣赏古诗带来了一定困难和

困惑。例如，我们经常在中小学语文课堂或古代诗词朗诵会中听到教师或演员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地朗诵古代诗词，却不合平仄而失韵出律（俗谓拗口、不押韵），外行听来甚至觉得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大家也不过尔尔。事实上，古代诗人使用的语言（如《切韵》、《广韵》、《平水韵》、《佩文韵府》等书所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方言和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并认真对待。与之相应，吟诵和欣赏古诗也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经验，就像写书法宜用繁体字和古文格式、唱京剧不能尽弃湖广音和上口字一样，如果纯用今天的普通话诵读古诗，古诗的音韵和意境之美难免受损，严重者甚至影响意义的理解和文化的普及。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例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此诗脍炙人口，向为中小学语文课本必选，但是编者往往只注出“衰（cuī）：减少，疏落”，却不说明它和“回”、“来”二字如何押韵。其实三字同属“灰韵”，在唐人诗中屡见不鲜，如李白《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杜甫七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又如宋代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是知“回”、“来”同韵（“杯”字亦然）。这只要略加说明即可，并不会影响普通话的正音教学——须知古诗（包括词曲）音韵自成体系，与普通话教学其实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为推广普通话而淡化甚至摈弃诗词格律方面的学习，

正是因噎废食的买椟还珠之举。毕竟，“语文”不仅是语言（普通话）教学，更是文化的培养和认同。

当然，“过去心不可得”，古音亦然。时至今日，完全用古音——且不论是何时何代的古音——读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不过，我们学习古诗（尤其是格律诗）词时，在涉及平仄格律的地方（特别是韵脚处），如果用今音（普通话）读来不合平仄甚至不押韵，则不妨参考古代韵书和现代方言（古人所谓“礼失求诸野”，今人所谓“田野调查”），大致模拟或适当还原古音，亦未尝不可。这将给古人——作者一个说话的机会，也给我们——读者倾听古人、实现古今对话一个机会，免得自说自话而误会古人——这其实是今人的无知与傲慢，并不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甚至适得其反，亦未可知）。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例子，进一步说明正音——正确理解古诗读音的重要性。第一个例子是李商隐的七律《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数年前笔者在面试中听到一位学生背诵此诗，将第二句中“思”字读为去声（sì），问其原因，答曰当年中学老师所教，再问为何不读平声，该生无言以对。按《锦瑟》一诗格律为（注：加括号者表示当平可仄或当仄可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仄仄平。按照诗律，第二句中“思”字应读为仄声，但是“思”字作动词讲时读为平声（sī），如“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杜甫：《秋兴八首》）、“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无题》）、“乐易陶

彭泽，忧思庾义城”（黄庭坚：《和答李子真读陶庾诗》），作名词讲时方读去声（sì），如“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骆宾王：《在狱咏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李商隐：《人日即事》）。“一弦一柱思华年”一句中的“思”是动词，按理应当读平声 sī；不过此句格律为“（仄）平仄仄仄平平”，如果读 sī，则语犯“三平”（即格律诗下句末三字接连为平声），是为诗家大忌。李商隐精于格律，想来不会犯此低级错误。按词性当读平声，按诗律则当读去声，这个矛盾该当如何解决呢？笔者的看法是：“思华年”的“思”字为动词，但李商隐本人读作名词。类似的例子还有“小苑华池烂漫通，后门前槛思无穷”（《蜂》）、“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泪》），并可佐证。这个问题也许没有最终答案，大家可以继续研究讨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分析、判断本身也是一个加深学习和理解的过程。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陶渊明的《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也是在一次面试场合，我听到学生背诵此诗，将“悠然见南山”一句中的“见”读为“现”（xiàn）；问其所以，云是中学老师所教，再为为何不读 jiàn，答曰此处之“见”意谓“出现、显现”，如“风吹草低见牛羊”之“见”，因此读 xiàn。当时在座者也有人认为此字确乎读 xiàn，因此讨论未能继续。本人事后采访了一些同事和学生，结果言人人殊，读 xiàn 者似乎还更多一些，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按“见”字有两种读音：

一者读 jiàn, 意为看见(主动发现), 如“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诗·王风·采葛》)、“徘徊将何见”(阮籍:《咏怀》)、“谁见幽人独往来”(苏轼:《卜算子》); 一者读 xiàn, 意为出现或被看见, 如“见龙在田, 利见大人”(《易·乾卦》)、“穿花蛱蝶深深见”(杜甫:《曲江二首》之二)、“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西方语言中亦有类似现象, 即同一动词兼有主动和被动含义, 但用词尾屈折变化区分表示, 如古希腊语“φαίνω”(原形“φαίνεσθαι”)意为“指示、彰显”(英文为“show, cause to appear”), 而其“中间形式”(middle form)“φαίνομαι”(原形“φαίνεσθαι”)意为“显现、显得(好像)、被看到”(英文为“seem, appear, be visible”)。再如拉丁语“videre”意为“看见”, 而其被动语态“videri”(亦称异态动词)意为“被看见”或“显得”(英文“seem, be seen”)。中文“见”有二音两解, 与之相似; 但不同于拼音文字, 中文没有屈折变化的标识区分, 而只能通过传统训诂或上下文辨析音义, 加上语音变化(如《说文解字》标注“见”为“古甸切”, 即 kien 音; 中古之后, 始见“胡甸切”或“形甸切”之 hien/xian 音记录)、方言异读、约定俗成等因素, 特别是诗无达诂, 致使解释者有时望文生义而郢书燕说, 更是增加了正音辨义的困难。

尽管如此, “必也正名乎!”而正音又为正名之始。我们欣赏和学习古典诗词, 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字词的读音和意义(二者往往不可分割), 而且只要虚心诚意而非师心自用、实事求是而非哗众取宠, 也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按陶渊明诗(包括序言)中“见”字凡三十见, 其用法基本可分为两类: 一类表示“看见”, 如“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见林情依”(《归鸟》其二)、“卓然见高枝”(《饮酒》其八)、“不见相知人, 惟见古时丘”(《拟古》其八)等, 凡二十三见; 一类表示“被动”(主语为动作对象), 如“山泽久见招”(《和刘柴桑》)、“人乖运见疏”(《赠羊长史并序》)、“壶浆远见候”(《饮酒》其九)、“见别萧艾中”(《饮酒》

第十七)、“见重我轩黄”(《读山海经》其四)、“姜公乃见猜”(《读山海经》第十二)等,凡七见。此外并无表示“出现、显现”的用法。或曰“悠然见南山”之“见”音义同“现”,所谓“悠然之间南山自现,是不用去追寻的,是自然在那里的”(《从星空到心灵》),此说似是而非,并有过度阐释之嫌。陶渊明诗中“然”字凡四十见,其中“慨然”出现五次,“悠然”出现三次,“自然”、“欣然”、“邈然”、“介然”、“怡然”出现两次,“傲然”、“超然”、“缅然”、“欢然”、“粲然”、“泫然”、“陶然”、“卓然”、“响然”、“脱然”、“眷然”、“凄然”、“翳然”、“独然”、“茫昧然”、“豁然”、“俨然”、“杳然”、“款然”、“欢然”、“使然”、“谓之然”(按:后二者与“自然”皆非副词用法)各出现一次。陶诗中“悠然”总共出现三次,分见《饮酒》其五、《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与《归鸟》其三(“日夕气清,悠然其怀”);这三处“悠然”均表达诗人的主观情态,并无“悠然自现”之意。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诗人较少使用“悠然”一词,如谢灵运仅用“悠哉”(《上留田行》)和“悠悠”(《郡东山望溟海诗》)而不用“悠然”;甚至唐人诗中也不多见,如李白集中仅两见(《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鸾鹤心悠然”、《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觉来欲往心悠然”),杜甫诗中亦仅两见(《鹿头山》“悠然想扬马”、《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谪宦两悠然”[按此处“悠然”意为“悠长”而非“悠闲”]),白居易诗中出现较多(七处),但也都是用来形容主体情怀,并无“移情”(empathy)或“转移修饰”(transferred epithet)之类的现代修辞用法。由此看来,将“悠然见南山”解释为“悠然之间南山自现”,显然是一种“时空穿越”(anachronistic)的戏说,但可解颐,不足为凭。

不宁唯是,古人对“悠然见南山”一句中“见”字的赏析辨正也进一步证明其为“看见”之见(jiàn)而非“出现”之见(xiàn)。兹举古人诗话数则,以为补白谈助: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晁补之：《鸡肋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逸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褻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是者。（蔡启：《蔡宽夫诗话》）

东坡云：“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胡仔：《茗溪渔隐丛话》）

“悠然望南山”，“望”一作“见”。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上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何焯：《义门读书记》）

我们看到，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见”好还是“望”好，总之与“自现”无关。古人现身说法，足令今人不学现眼，此亦“自现”之又一解也。

或以为原诗本作“望南山”（如《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所录者），“见南山”为后出。即便如此，我们的讨论亦非徒劳无功，至少它证明“悠然见南山”并不是“悠然之间南山自现”。无论如何，正音工作仍功不可没而势在必行。如果说“不学诗，无以言”，那么学诗请从正音始——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普通话）教学问题，更是一种需要

语言学、音韵学、文献学、古典诗学等学科多方介入而“综合治理”的文化养成过程（ $\pi\alpha\iota\delta\epsilon\iota\alpha$ ）。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类见证了自身存在的“扩充”或“与此在的历史性一起被给出的存在的展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本人管见如此，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